



有緣有分个新故鄉

水妹擎起袂把在教養院个花園肚，當煞猛个掃落葉、拈燥樹極，想起今晡日有機會到教養院做志工，就係在家鄉接受過職業教育，再加上細叔个介紹，正有應徵个勇氣，接等通過職前訓練，就派做志工了。想著院童个情況，心肝肚就有無限个歡喜，因為來這位既經有異久个時間了，分佢看著院童个進步，院童个純真。佢隨時又暗暗仔祈求上天庇佑佢闔家平安，老公阿明身體康健，妹仔早早尋著好頭路、好姻緣；更祈求遠在幾千公里外个屋下人，事業順利，生活安定。

※ ※ ※

逐隻月第二、第四隻禮拜六，水妹總係帶等暢樂、期待个心情，來到這座專門收容智能不足、重度肢體殘障細人仔个教養院，做歸日个志工。歐洲式个藝術建築，起在這恬靜个客家莊，看起來特別打眼，特別莊嚴。成時輪著志工日，堵好公司又辦活動，水妹也會同公司請假幾點鐘，事頭做忒以後，正轉去公司。幾下年來，都係共樣，因為來到這位，有盡多客家朋友，有時節領著月給，拿出成千箍交到櫃臺，做為院肚个開支，也分佢感受著付出小小个心力，看著院童幸福、天真个眼神，就會想著：才人無貌，爛扇多風。無定著這群細人仔，以後也有自立个能力，這就係做志工最大个安慰了。

※ ※ ※

記得有一擺禮拜六，教養院舉辦校外教學，水妹負責照顧一個行動不便，又兼講話結舌个細人仔。到了目的地，摺細人仔揸到輪椅頂，歸路搵等行，細人仔緊問這係麼个樹，該係麼个花——水妹歡喜个摺細人仔講長講短，一陣陣涼風吹來，水妹嗰像做阿姆樣仔恁滿足。該擺个校外教學，分佢有更加對院童深深惜在心个感受。

※ ※ ※

水妹來自印尼，想起上輩人為著脫離貧苦个生活摺戰亂个痛苦，一百零年前，祖上就飄洋過海，遠從中國廣東省，來到印尼落腳。由最艱辛个苦工做起，經過幾下代人个打拼，有了小規模个基本生活以後，阿公、阿婆買田買地做頭家了。毋過阿公、阿婆認為，廣東該所在，係佢兜祖上个胞衣跡，又有遠房宗親在該，三、五年就會轉去遠遠奈奈，該位有熟識个山水，有親切个鄉音，印尼只像行過个莊頭，毋值得久留，故所，阿公、

阿婆八十零歲時，就轉去廣東了。

水妹摻阿哥、老弟、老妹都在印尼出世，從細就學會了幾下種語言，除了印尼語，鄰舍又盡多共樣從廣東來个客家人，講客話係最平常个，堵著麼个人，就講麼个話，佢兜摻鄰舍朋友个交陪，都毋會感覺孤栖無助，因為在印尼這埕土地，佢兜做得算係在地人了。



到了入學年齡，阿爸突然摻水妹講，阿哥、老妹、老弟都做得讀書，水妹愛摻阿爸、阿姆共下耕田，毋分佢讀書。阿爸這種決定，水妹無法接受也毋理解，日日跔等爺哀出門做兜輕可事。阿哥、老妹放學轉來，大聲个讀書，快樂个寫字、畫圖，水妹在脣口，目盯盯仔緊看，「偷」學了盡多字，有機會也拿起紙筆，學寫字、學畫圖。

阿姆雖然係一個無權無利、無主無張个人，毋過，補漏趕晴天，讀書趕少年个道理佢也知，對做爺仔个，無公當个做法，看毋過去，所以爭取水妹一定愛讀書，再加上公家行政官員，也尋著了這個無到學校接受基本教育个細人仔，兩年後水妹總算摻老弟共下入學了。到了讀中學，水妹進入非正規个職業學校，在學校肚，佢學著了盡多个基本技能摻生活經驗：學校也注重道德教育、知識理論。因為水妹煞猛讀書，所學个毋會比正規學校較少。



春去秋來，年復一年，四姊妹都長大成人了，阿哥、老弟、老妹，全部尋著本地人家結婚，過等快樂平安个生活。唯獨水妹，還想進入更高級个學校就讀，所以，對於婚姻還言考慮過。再加上接受過職業教育，就落工廠做女工，甘願從最基礎个工作做起，考驗自家个本等。

在二十五歲該年，身體健康出現紅燈，細妹人最重要个生育器官——卵巢，檢驗出有各樣，高不而將拿忒了兩隻卵巢，變成了一個不能生育个鶉嫲。在注重傳宗接代个社會，水妹還較毋敢交朋友，毋敢想婚姻，一個人孤孤栖栖過日仔，就像機器个轉動共樣，又單調又無色彩，只係日日做事。



命運並毋係完全自家做得安排，過去个好朋友阿嬌，嫁去臺灣轉外家了，兩個朋友，見面就像接泥毋洗手樣，天南地北無所不談。

阿嬌知著水妹言有男朋友，鼓勵佢尋臺灣新郎。毋過，水妹想著自家个缺陷，仰般都毋肯點頭。阿嬌還係安慰佢，只愛有緣分，一定就愛大膽个追求，就帶等水妹去婚姻仲介公司登記了。



好消息在阿嬌轉去臺灣半年後傳來了，仲介公司通知水妹，有一個臺灣客家人，舖娘過身兩年零，屋下有一個讀國中三年生个妹仔，想愛尋一個接腳个，來照顧家庭。這隻個案，看起來異合水妹个條件，仲介人員，喊水妹好好考慮。

水妹在心肚，恬恬仔想了幾下日，最後佢答應了。這個徵婚个新郎，姓徐，名仔安到政明，自細大家都喊佢阿明，飛到印尼來會面了。經過仲介公司个引見，兩儕共下在就近遶寮。

一禮拜个相處，兩儕各自紹介家庭情況，尤其水妹，摺自家無法生育个缺陷，完全無保留个講出來。阿明聽了，對水妹毋會講花撩，非常感動，也講著妹仔都恁大了，就算無過降也係阿義哥个皮鞋——無睜（無爭）啦，這段姻緣就定下來了。



幾日後，來到登記禮堂，阿明摺水妹愛簽字結婚了。水妹由阿爸阿姆、阿哥、老妹、老弟、還有工廠朋友，共下來到禮堂。大家歡喜樂天个，愛來祝福這對既經四十零歲、三十零歲个「老」新娘公、「老」新娘，餐廳也準備五桌个喜酒，等簽字好，就愛食喜酒了。

良時一到，著到證線證線个新娘公，打扮到靚膩膩、笑容滿面个新娘，手牽手在大門口行過來。經過見證人簡短个賀詞，主婚人阿爸个叮嚀祝福後，兩儕開始用印、簽字了。



水妹簽好了，換阿明簽，阿明堵堵放下筆，這時節，無想著个事情發生了——阿明突然間橫下去，毋知人事，喊毋會醒，搖無知覺。現場个人，手腳都亂忒了。還係阿哥、

老弟黏時分醒過來，遽遽送阿明到醫院急救。

經過救治以後，診斷可能係高血壓引起个噉腦，既經深度昏迷，需要開腦治療。摻阿明共下來个叔伯阿哥，想著阿明一旦都無高血壓症頭，仰會舞到恁樣呢？佢急到歸身緊掣。

在這緊急時節，水妹請求醫生，一定愛盡全力，醫治病患，毋好輕言開刀。佢又黏時領出相當兩萬箍臺幣个印尼幣，交到醫院，請醫生用最好个藥劑，最好个醫術，搶救阿明个性命。



接下來幾日，水妹全程守在病床脣，看等歸身插等管線个阿明，看等一滴一滴流到阿明身體个藥水。佢一聲又一聲个，輕輕喊等阿明个名仔，捉等阿明个手腳，不停个接、不停个掌，嘴項不停个向神靈禱告，心中想个係奇蹟个出現，係阿明个清醒。

兩禮拜過去了，阿明目珠打開了，還用手指，緊指身頂个管線。水妹看著，頭腦兩、三秒鐘个空白，突然大聲个喊護理站醫護人員，一下仔，醫師、護理師全部圍兼兼，原來阿明清醒了。



這就像尼姑做滿月，不可能个事實，竟然發生！醫生經過詳細个檢查，發現阿明腦肚个血路通了，血壓、心跳全部恢復正常，只係幾日無食東西，身體較虛弱，休養幾日，就做得出院了。

在阿明戴院个幾日，阿爸阿姆、阿哥老弟、老妹、親朋好友，逐個都好心勸話水妹，都言圓房，何必去臺灣？就算到了臺灣，敢有義務愛歸生人服侍一個廢人？水妹一句話都無應，這下阿明清醒了，佢比麼儕都較暢。



阿明退院之後，在印尼再停留幾日，醫師允准，水妹搵等輪椅，摻叔伯阿哥帶等阿明，愛共下轉臺灣了。歸屋下人在水妹上飛機前，還十分毋盼得个吩咐：「係無順利抑係有任何委屈，隨時歡迎轉印尼。」水妹非常肯定个應：「係偃个人，偃服侍佢一生人；係偃个緣，偃閃都閃毋走。」就恁樣，水妹摻還當虛弱个阿明送轉臺灣來了。



轉到機場，屋下竟然無半儕來接機，因為屋下人全部都知阿明在印尼發生个意外了。

到了屋下，阿爸看著好好出門个俵仔，無一隻月轉來，就變到戇神戇神，連講話都無神無氣，心肚非常不捨；對這個印尼來个準心白，充滿了恨意，認為這係掃把星，係人間禍水，感嘆著：家門不幸，橫禍臨門啊！

阿明个大老弟，看著阿哥个樣相，緊罵阿明毋自重：「人生半途斷擔竿，係自家八字輕，這下又招來身家不明个番婆，真正係雪上加霜，祖上無德啊！」

細老弟較恬靜，毋過，也嘍嘍嘍嘍緊嘍：「以後你一家三口，就準備背笕過日仔哪！」阿明个妹仔，看著阿爸帶轉一個毋熟識个婦人家，被骨揸等噉到幾下點鐘。



歸屋下人，無一個歡迎水妹，無一個人開容笑面。毋過，水妹心肚知：這正係新家庭生活个開始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以後个路途還當長、當遠，佢做毋得發闕，做毋得應嘴，還係愛有孝家官，還係愛尊佢兩儕為二叔、細叔，還係愛全心全力惜妹仔，並一切以阿明个復健為第一。

第二日，叔伯阿哥又帶等水妹，陪阿明去醫院，做必要个檢查摻用藥，因為在印尼成個月个相處，叔伯阿哥了解水妹个心思，佢係深深愛著阿明，無怨無悔，只係大家言了解，時日多了，大家一定會尊敬佢，佢一定會成為阿明後半生个佷靠。



轉到臺灣半年零了，阿明身體也既經恢復到八、九成了，這除了醫藥个功效，最大个理由係：水妹溫柔个鼓勵，不停个為阿明做復健，十隻月過後，阿明完全恢復到像一個正常人。

兩公婆開始行出外背，摻隔壁鄰舍相借問了。有人挑挑用疑狐个眼神問阿明：「這係毋係請來服侍你个外勞？」有兜鄰舍窸窣窸窣个提醒阿明：「有盡多外籍來个婦人家，都係來騙錢个，錢騙著了，一腳尖就摻你踢到西天恁遠，防人之心，不可無啊！」

對這兜鄰舍不友善个言詞，阿明總係回答：「這係吾舖娘，毋係外勞」，「佢為偈開忒盡多錢咧，毋會騙錢啦！」對阿明个回答，水妹點滴在心頭，非常歡喜。

對家官摻二叔、細叔，水妹也盡心盡意个款待，除了服侍阿明以外个時間，料理三餐、屋肚屋外个拚掃、清潔，逐項都做到有頭有尾，摻原本無婦人家滋理、壅塵打灰个屋肚，變到窗明凳淨。失去阿姆兩年零个妹仔，在水妹關心之下，也變到活跳開朗。甘蔗食了一目正一目，慢慢仔水妹摻阿明个家庭，帶來改變，帶來燒暖，帶來希望。

屋下老嫩大細，對水妹也開始無共樣个態度，對佢个真心付出，也有好感了。暗晡頭進入間房，水妹有時也流出了目汁，阿明痛心个愛撫，使得水妹非常安慰。有一擺，阿明好心个建議，係毋係領養一個細人仔來做伴呢？水妹黏時應：「你係經過重症重生个人，偈就摻你當做細人仔來照顧，另外又還有妹仔，偈滿足咧。」



來到臺灣个第一擺平安戲，舞到水妹無閒直掣、頭暈腦眩。過去在印尼，遇著祭典禮佛，都係用鮮花、水果，但係，到這純粹个客家莊，愛打板舂菜、刷雞捋鴨，敬三山國王，這種習俗佢第一擺體驗。該再，好朋友阿嬌，也係嫁到這位，一切事情，都係阿嬌搵手，等到食夜時節，鮮美豐沛个菜色排上，所有个人客，大家都阿謔水妹：張伯姆好手腳，火一著，就喊坐桌。原來印尼來个新娘，心腸好，手藝還較好，兩個細姑仔，看著這個大嫂種種个表現，也無多講話。



年過忒，春頭到了，阿明完全看毋出係啱過腦个人，想愛做事也全無問題，毋過水妹仰般都毋分佢過度操勞。阿嬌又湊佢去包粟園做事，講著做事，水妹歸身就發出熱力，已經有一年無做事了，過去家鄉个田事也做幾下年，這係佢當熟絡个。

日日天一光，就摻屋下个事，做到好好正出門，毋會摻家內事權忒。下晝三點半下班，又趕等去教養院做臨時志工，無論洗衫、捽桌凳、洗碗筷、掃地、清理垃圾、整理花園——麼个事都做。教養院个負責人看著，也盡感心，話著佢係無上班無賺錢个，開口喊佢日日來做事，賺兜所費。水妹笑咪咪講：「偈生活過來盡好盡安樂，除了兩隻禮拜六固定會來以外，其他時間，只愛偈有閒，一定會來。」志工做忒，黏時轉屋下，準備煮夜。



一段時間過去了，二叔講，屋仔係登記厥名，阿哥戴到這，愛多少所費。水妹聽著，感覺盡毋自在。佢了解阿明有一筆貯金，另外還有逐月个退休金，兩公婆參詳以後，想著「樹大杈極，子大分家。」係正常个，就決定自立門戶，出去買屋。

新屋整理好之後，看好日腳，愛搬去戴了。無想著，二叔摻阿明兩公婆个所有東西，全部委到歸禾埕，阿明諳到會死，想著老弟全無留情面。還係水妹遽遽摻東西收好，請發財仔載去新屋。

東西整理定貼以後，阿明又尋黃道吉日，請師父安神位，連祖公牌也在神桌頂，從此以後，就毋使到老屋敬神了。



水妹看著二叔，就像鱸鰻頭，再聽著鄰舍个評論，也知二叔從細就毋認真，學生時代，就係分先生頭那痛个學生仔。長大成人了，還係好食懶做于上于下，佢靠个就係老人家个老本，四十大零，還係伶伶仃仃、無婆無卵。厥老爺看著也無結無煞，東拜託西拜託，愛摻佢尋舖娘，看會較有長進無？最後總算在隔壁鄉鎮，摻一個細妹仔對上眼了，無幾久就討入門。

這個二孀係大頭家个妹仔，知書達禮勤儉持家，入門以後，服侍家官、款待細叔、照顧老公，都做到非常像樣，所以結婚過後个二叔，完全變做另外一個人了，看人莫看短，乞食仔也有三年時運轉，二叔對舖娘柔順相惜，對家庭煞猛打拚，對阿哥阿嫂親切有禮，兄弟和接家庭圓滿，這係水妹嫁到徐屋以後，感受著最暢樂个一段時間。



水妹出去包粟園做事，既經有一段時間了，頭家非常阿謔，因為佢毋驚日晒，毋驚風交（kau^ˊ）。頭家愛送包粟分佢，佢也毋會貪多。但係，好景不常，因為堅持毋用農藥，收成比毋上其他農園，加上用水困難，包粟緊來緊細條，頭家無賺著錢，一年後就休耕了，甘願放園地荒忒，也毋做了錢頭路，火燒山連累猴，水妹也就無事做了。



就在水妹放忒包粟園事後無幾久，街路个公佈欄，貼了一張紡織廠徵求女工个公告。毋驚食苦个水妹，大家全都知，戴隔壁在紡織廠上班个朋友，通知水妹去應徵，因為做个係粗工，隨應徵隨錄取也隨上班了。

紡織廠有交通車接送，這種福利，使得水妹非常利便。雖然上班時間較長，屋下事共樣做到恁好，對阿明個照顧一點都無較少，水妹盡驚阿明二度嚇腦，比論身體係毋好，門前有金也抔毋著，所以日日摻佢做復健，常透做到汗流脈絡，都毋敢喊苦。阿明除了感激，對水妹個愛，係深入到心肝肚個。

到紡織廠，分派在工作室，事頭非常辛苦，紡紗、漂洗、染布、分紗，整理，無一道手續做得儘採，雖然月給比包粟園高加盡多，但係水妹也做到腰掛背吊，都毋敢有一句怨言。



經過五隻月後有一日，班長突然來摻水妹講，課長尋佢去辦公室。水妹聽著，心寒膽顫，想著自家毋知做差麼個事，課長係毋係愛摻佢辭忒？比論無頭路，該日仔愛仰仔過呢？啊！到該時節擎該旗，皮弓繃繃，就往課長辦公室行過去，短短十分鐘，行起來比兩點鐘還較久。

水妹輕輕仔推門，行入課長辦公室，課長盡客氣個請佢坐下來，嚇到面白白歸身緊顫個水妹，坐到課長對面，課長又親手斟一杯茶，放到厥頭前。一下仔課長開口了，先阿謔水妹工作認真待人客氣，雖然係工廠個新人，顛倒係工廠人員個模範，這段話講到水妹毋知愛仰般應。接等課長又講，就因為佢個認真、佢個客氣，決定愛升佢到化驗室上班。水妹聽著，黏時緊張個講：「僱毋敢，僱毋敢，這種事僱無熟手，這工作毋適合僱。」課長接等講：「無熟手僱教妳，教一隻月毋會，僱就教兩隻月；教兩隻月毋會，僱就教三隻月；教三隻月毋會，僱就教四隻月；妳恁聰明敢學毋會？」水妹嘎無話講了，第六隻月開始，就到化驗室上班了。

斷真過無一隻月，化驗室個工作，水妹全熟手了。化驗室個事，比起工作室輕可盡多，每三隻月又多領五千箍工作獎金。這種待遇，水妹轉到屋下摻阿明講，兩儕暢到插共下，久久都無放開。



水妹因為自家有缺陷，眼看二孀就會降嬰兒仔，屋下就愛添新丁了，心中非常個歡喜，對這加無幾久就會見面個姪仔，做出了歡迎個準備。佢貼心個問二孀，係愛在屋下做月，抑係愛月仔中心做月？係愛在屋下煮食，抑係訂月仔餐？因為家娘早早就過身了，家官無方便處理這兜事情，佢就以長嫂個身份，來關心二孀。



世間事正經係難以預料，就在二孀愛生產个前一禮拜，二叔騎車仔出門，竟然在十字路口膠砂石車對撞，當場慘死車輪下。這突來个災禍，分全家人心痛到像割肝腸，尤其係二孀，噉到幾下擺昏到橫忒。親朋好友對這既經算係浪子回頭个二叔突然離世，也非常不捨摻難過。

水妹摻二孀做好月仔以後，二孀帶等嬰兒仔轉外家去了，全家無人敢留佢，係留下來，只有更加傷心。



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正經在這隻家庭發生了。二叔官到圓七，家官在一日食過晝，突然心臟無鬆爽，送到醫院急救，無一對時就離開人世了。無到兩隻月時間，痛失兩個親人，阿明、水妹兩公婆，比麼人都較傷心，毋過，事情堵著了，還係愛承擔起來。水妹想著，自家變成屋下最重要个人，老公、細叔、妹仔都愛佢照顧，紡織廠个化驗工作也愛繼續，對這運命个安排，水妹盡擔輸贏个接受。

水妹喊細叔來新屋共下戴，性體一旦較恬靜、較暮固个細叔，無答應，水妹吩咐阿明，逐暗晡都愛去老屋外背巡，看著有開電火有電視聲，表示細叔平安無事；看著屋下暗摸摸、恬索索仔，就愛提防，因為佢驚細叔發生事故。細叔知著大嫂个關心，非常承蒙，表示毋會做憨事，分水妹寬心不少。



來到臺灣第八年時節，阿哥來電話，講阿公、阿婆、阿爸、阿姆个風水都做好了，希望水妹轉去掛紙。阿明拿三萬箍分水妹做所費，但係，水妹無拿半銖，因為自家逐隻月上班都有收入，佢喊阿明个錢貯起來，做其他用途。

在飛機頂，水妹想起第一擺轉外家，算係頭轉門，轉到屋該時節，正知阿公阿婆都過身有一年了，只係這消息無分水妹知。又看著阿爸、阿姆都盡慄頭，盡無元氣，仰會短短三年時間，就變到恁樣？水妹惱著，這就係客家長輩个堅持，在莊下苦守幾甲田地，做生做死都不捨離開，佢兜係肯去都市摻俵仔共下戴，享受老來清福，也毋會舞到這地步。阿哥還偷偷仔摻佢講，醫生斷言：兩老無當頭咧，最多十頭八隻月，就愛準備辦後事了，該擺水妹帶等新婚个歡喜來，離開時，噉帶等沈重不安个心情，轉到阿明身邊。

第二擺轉外家，係在一年之後，該時阿爸、阿姆接等過身，差無一隻月。水妹來到塚埔，看著爺衰既經睡到兩堆略略高起个草坪之下，心中个痛切，就像天頂無日頭，四向角頭無一個人，一陣暗流，摺佢拖入深深个烏窿。該擺轉到臺灣，歸隻月無辦法上班，阿明安慰，鄰舍、同事關懷，慢慢仔，水妹正接受這無法改變个事實。

這擺係第三擺了，三擺阿明都無來，因為水妹想著，阿明第一擺踏上印尼个土地，就發生狀況，以後全都係水妹自家轉來。

飛行機在雅加達降落，水妹一下飛機，心中就感受著：親切中帶有幾分思念，熟識中又帶有幾分生疏。通關後，全家人都出現在面前。



轉到印尼个第三日，就到風水掛紙，清香釀茶、鮮花果板，擺在石桌頂，幾炷清香飄飄渺渺，水妹像看著阿爸、阿姆个面容，慈祥又關懷个看等厥子孫。佢想起阿爸、阿姆從細分佢个磨練、分佢个責任擔當，顛倒分佢在臺灣尋頭路，順順利利、得心應手，一得一失之間，愛仰仔衡量，毋係用秤仔稱得出个哦！爺娘想子長江水，子想爺娘擔竿長，阿爸阿姆个身影，只能永遠留在腦殼裡背了。

阿公阿婆雖然葬在廣東，但名諱也刻在莊嚴華麗个碑石頂頂，水妹看著立碑人也有姊妹个名仔，兄弟个周到佢非常感恩，也感受著深深个手足之情。水妹想起印尼个趣事人文，善良个親人朋友，美不美山中水，親不親故鄉人，阿爸阿姆幸福个長眠在這埕清靜个所在，定著滿意也寬心。

足足半隻月，水妹正轉到臺灣，黏時又銷假上班了。



家官過身前，摺房產、土地全部過分子女了，三個俵仔兩個妹仔全部都有分。一埕建地係連名个，有千過坪，方方正正、交通便利，係當靚个土地，幾下家建設公司相爭愛買來起大樓。細叔、小姑都推分大哥大嫂決定。經過考慮以後，水妹認為兄弟姊妹都好手好腳，月月有收入，實在無必要摺祖業脫手，等到有一日，愛發展事業時節，就有一筆資金。全家人一致認同大嫂个想法，就婉拒了建商个要求。

這項決定傳出去之後，親朋鄰舍都非常阿謔水妹个做法，因為鄰里之間，總認為外籍來个婦人家，大部分都係抓（sa^ˊ）錢轉外家，少有像水妹恁顧夫家个，實在難得！

在水妹心肚認為，祖上留下來个，就算一粒泥沙，也愛傳下去，毋好在偲手頭失落。



轉到外家生活个二孀，只愛有節日，就會轉來敬神，雖然二叔過身恁久，佢也無再嫁人，只係在外家搵手做頭路，俾仔已經五歲了，當聰明、當有禮貌，一看就知係一個有教養个細人仔。水妹恁著：恁有涵養、知上知下个二孀，年年月月虛度青春，毋知哪個有福氣个男仔人，配得上二孀呢？

水妹轉念一想，細叔只係較恬，較無愛摻人說長道短，毋過，做頭路認真，平常對公眾事務也盡熱心，對大哥大嫂也盡尊重，內斂个性格，使得佢到今還言有交著女朋友。水妹趕緊來到隔壁伯公屋下，講出想摻二孀做分細叔个想法。



伯公係家官个大哥，水妹自入門以後，跔姪輩喊伯公。這幾年來，水妹个行踏，伯公都看到清清楚楚，對這外籍姪嫂非常看重。聽著水妹講出姪仔个事情，也盡認同。水妹就萬事拜託伯公了，愛全力進行，促成事情早日圓滿。

以後个時間，老人家在兩隻家庭之間，來來去去。細叔這片，伯公有嘴講到無口涎，最後細叔總算點頭答應了。去到二孀个外家，親家、且姆一口應承。伸个就係二孀个問題了，這愛靠水妹个才調了。



雖然兩孀相處，只係短短一年時間，毋過，恁多年來，相見面个機會也毋會少。水妹做人做事个態度，對家庭个付出，二孀也全然了解。大嫂提起這件事，佢也深深个思考：想著細叔个為人心胸，又想著俾仔未來，無阿爸對細人仔个心理缺憾，還有自家年紀老大以後个生活處境，正經係大石愛細石來楔，二孀就答應了。



事情確定了後，水妹兩公婆，開始無閒了。拚屋、整修、買新眠床、添新被新蓆，置新桌凳，最重要个係裝潢新娘間，這係二叔摻家官過身後，第一擺辦喜事，也係細叔做新娘公个大喜事，定著愛隆重盛大个舉辦。

黃道吉日到了，由伯公領頭个迎親車隊，在八音響起、紙炮大聲之中，慢慢駛入徐屋大禾埕。新娘公笑咪咪仔牽出新娘，圍觀个鄰舍朋友，個個拍手歡迎。因為二孀係二度婚，依照客家習俗，無筒頭帕，無著婚紗，只係一身高貴華麗个禮服，淺淺个笑容，配上驚羞驚羞个眼神，脣口還有五歲个俖仔隨行。這幸福美滿个三人行畫面，做得講係人間少有，天頂尋無个傑作，但係，這下呈現在大家面前了，二孀也變成細孀了。

大家在歡喜暢樂當中，對水妹个從中安排，暗中牽成，都非常感動，也非常敬佩。尤其係兩個細姑仔，從最初對大嫂个惱怒排斥，到這下个感恩承蒙，態度一百八十度改變，認為大嫂為阿爸盡了最大个義務；也為過身个二哥做了最好个安排。兩姊妹看著外家又恢復過去圓滿个生活，感恩个目汁流下來了。水妹也非常歡喜，因為以後有細孀作伴，家內大小事，就有人好參詳了。



清明掛紙又到了，水妹已經曉得照等習俗，準備祭拜祖塔个牲儀果叛，阿明摺細叔，帶等歸屋下人參加祭拜。徐屋逐年都規定清明日掛紙，毋使通知，毋使看日仔；又因為係國定假日，來拜祖塔个大人細子有四百零儕，非常鬧熱。水妹來到祖塔，總係誠心个祝禱：列祖列宗庇佑徐屋後代子孫，前程萬里，子孝孫賢。



又到了一年一度个宗親大會，水妹摺阿明都會參加，早年參加時節，宗親免不了會問，帶來个係外勞無？到這下有兜人喊阿明嫂，有兜人喊阿明孀，有兜人喊阿明伯姆，有兜人喊水妹，在水妹聽起來都盡慣、盡親切，因為佢已經係完完全全个徐屋人了。

開會時節，有時宣傳法律常識，有時宣傳醫護保健，像流感預防、登革熱預防等，有時紹介各地風土民情，還有說明符合政府協助條件个申請，又有客家歌曲表演——，係一隻有組織、有理想个社團。

這擺个宗親會，有一項特別个議題，就係南部一隻莊頭，受著風颳个損傷，有盡多人家破人亡，除了提撥部分公款做為救助金以外，主席還希望各位宗長發揮愛心，踴躍捐款。大家聽了相賽樓衫袋，水妹也完全無考慮个拿出三千箍，因為臺灣社會个溫情，就係佢生活个重心。會後聚餐又係大家感情个交流，水妹在這種場合中，摺宗親互相談話，互相認識，分佢有親切个歸屬感。

宗親會逐年也會辦理一日到三日个旅遊，水妹恁多年來，跔等宗親遊遍了臺灣各地風光，深入了解臺灣个風俗民情，又嚐遍了臺灣各地美食。有恁幸福个黃金歲月，水妹認為這完全係佢當初，親自送阿明轉臺灣，得著个福報啊！

※ ※ ※

水妹係一個想法開明个人，無想做井肚个蛤蟆，總想參與各種活動，就報名參加山歌班。佢最先只係用聽，因為毋曉國字，還係阿明一隻字一隻字教佢，有閒時節又去外籍新娘學習中心上課。經過一年零以後，水妹會讀也會寫了，就開口唱歌了，因為先生費心个教唱，班員也都盡認真學習，在縣內比賽，幾下擺都得頭名。

佢記得，有一年个五月節，社區舉辦唱歌比賽摺包粽仔比賽，因為佢從來無參加過個人比賽，就毋敢報名。毋過，歌唱指導先生，認為水妹音質好，態度自然又毋驚生，出來比賽一定毋會輸人。無想著，水妹一上臺，一條客家小調摺一條老山歌，歸隻會場全部民眾，耳角角个聽，等到全部比忒，頭名个獎牌、獎金，就分水妹拿著了。敢去一擔樵，毋敢去屋下愁，大家分佢最大个掌聲。包粽仔雖然以兩分鐘之差，得著第二等，也算係異難得。

上臺領獎時，水妹又大方个當眾捐出一半个獎金，做為社區下次辦活動个所費。這就係得人惜个水妹，總係會關心眾人事務。

水妹又還記得，有一年个八月半，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畫柚皮藝術創意比賽，摺化妝比賽。水妹鼓勵幾個共樣來自印尼个姊妹，著等印尼當地服裝，又唱又跳，又拿等柚仔畫出古古琢琢个圖案，惹到全場个人，笑到肚屎搨等。佢兜个熱情，認真表現个精神，摺活動中心个氣勢，帶到最高。最尾，水妹這組，以高超个技巧、活跳个舞步、華麗个舞衣，得著所有參賽隊伍个第一名。水妹對臺灣个習俗，臺灣人个所有活動，已經完全接受了。

※ ※ ※

今晡日係十月第二隻禮拜六，水妹在花園肚，摺逐擺共樣，認真个拚掃，佢希望主動關懷院童生活个環境，用快樂个心情迎接每日个到來；祈求闔家平安，阿明身體康健，妹仔早早尋著好頭路、好姻緣；更祈求遠在幾千公里外个屋下人，事業順利，生活安定。

※ ※ ※

有緣有分个新故鄉，落地生根个滿足，親切善良个鄰舍朋友，和按相惜个屋下人，日久他鄉變故鄉个幸福——，全部都在水妹个心肝肚放滄滄；今晡日又有其他縣市个團體來參訪教養院，也係院童、工作人員、志工，會餐个大好日仔。就因為有各地善心人士大方个奉獻，來自全國个殘障院童，正做得生活在這歐洲式藝術建築个教養院中，接受各種醫療復健摻教育照護。水妹探頭看著門樓頂个精神指標：**天生我才必有用 前程遠大夢相隨**。水妹暢樂个捩忒額頭个汗水，佢个生命、佢个心靈，既經完全摻臺灣个土地結合共下了！



作者感言

余惠蓮 退休人員

其實這篇作品，是我家族的真實故事。幾年前，跟著阿爸參加同姓宗親的旅遊活動，其中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性，無論上、下車或者用餐，她都非常熱心的為大家服務。我想她並非遊覽車的服務人員，對這號人物，我真的不知道她的身分。但是因為她的熱心服務加上流利的口才，引起我的好奇心，座旁的伯姆告訴我，這位女士是印尼嫁過來，我該喊她「叔姆」。第二天，我開始和她走在一起，和她談了好多事，許多宗親長輩，也都對這位印尼媳婦，為家庭、社會的付出，讚賞有加。

臺灣的男性，很多和外國女人聯姻，因為生活方式、文化背景的不同，有不少婚姻無疾而終，以離異收場。如果我們的社會，能真心的為這些外配設想，彼此真誠的相處，讓她們慢慢地融入臺灣在地的生活。久而久之，臺灣這個新故鄉，也是她們奉獻心力的地方呢！